

葡萄架

◎邵光智

葡萄架下紫红的葡萄
那酸甜的味道
是我想家的味道

葡萄熟了
母亲依在门口
田野里的庄稼颗粒归仓
她对儿女无所求

盼我归来
吃一粒葡萄
是她年复一年的等候

云朵

◎西杨庄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
我就把全部生命返还给大地
还给云里雾里行走的人
我将把一身云霓丢弃,尽管疼痛
难忍,也不忘秋日那一团火
被人类遗弃
没有一丝老虎的气息

忘掉我吧,这所有的彩霞和仙衣
把我埋进森林,滋润一片绿叶
让它们长进蓝色天空。埋葬我吧
把我深深埋葬进大地,我就是
在这里孕育的啊,摇身一变矿泉水
现在又回到原始的地方,直到
有人唤我,有人渴了
需要我献身

雪落冬至

◎鲁珉

这个冬犹如外出的好友,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若不是大清早老爸打电话来说,冬至马上到了,记得吃米酒汤圆,我都忘记又要到冬至了。

这时我才想起,早在几天前老爸就托人带来了母亲做的米酒和汤圆。于是,急匆匆地从冰箱拿出来,微波炉解冻、打火烧煮。当妻子儿女还懒懒地躺在床上时,冒着热气散发着清香的米酒汤圆便端上桌了。

和北方冬至吃饺子不同,我老家就时兴在冬至这天吃碗米酒汤圆,预示着来年甜甜蜜蜜,团团圆圆。

老家在冬至后会更加寒冷。于是,一个冬整个人都会缩在厚厚的棉袄里。虽然厚厚的棉袄看起来是那样臃肿,但却是暖和的。能够在温暖中度过寒冷的冬,也是一种满心欢喜。

只是我早早地离开了老家,即使是冬至,也很难与老爸老妈一起,坐在柴火灶旁,津津有味吃老妈亲手做的米酒汤圆。但那种味道却一直心头萦绕。每每想到这些,我似乎就是一片飘落在远方的叶子,总是忘不了故乡那棵大树。也如一碗米酒一碗汤圆,不论时隔多久,都无法忘怀儿时的味道。

冬至是一个时间节点。过了这天,农家就忙活着杀年猪,准备过年的物品了。因为老家是传统的柴火熏腊肉,熏的时间短了,肉没有那特有的香。

冬至是一道线。过了这天,我就会站在心头的望乡石上,念想着家的方向。心绪穿透时空,总会定格在老屋的门口那青石板路上,还有母亲做米酒汤圆的神情,父亲劈柴生火烟熏腊肉的喜悦,家家户户瓦屋顶上冒出的淡淡炊烟。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一碗冬至酒,两句古人诗。冬至时节,思乡的情愫如轻烟般散开,带着岁月的味道,柔柔地去飘向冬至的深巷。那冬时白昼的长短界限,也酝酿成冬的美酒,韵成两行清浅的诗句,搭载着万般的亲情,寄回故乡。

“岁寒见冬至,早春接清明。”节气如同挂在季节的枝条上一张张的纸条,每当季节来到冬至的驿站,伸手扯下一张看一看,仿佛就能看见那张条上写的季节物语。

每年的冬至,总会下一场雪。今又冬至,期待中的雪会不会依旧从天上洒落下来?一直以为,有雪的冬至才是真正的冬天。

虽说冬至也寒,但那热气腾腾的米酒汤圆,也能够把偶尔瑟瑟的心温得暖暖,和着窗外飘飞的雪。

几场凉雨过后,菊花竟然火辣辣地全开了。黄的灿烂似金,白的秀雅如雪。花瓣层层叠叠,像小女孩弯曲的发髻,又像美人收拢的玉指。

它们在阳光下尽情地吐露着每一缕芳香、每一片翠绿、每一丝光鲜。望着它们,我的心头涌动的是一份欣喜与温情。

菊花,别名菊华、寿客、秋华、黄花、隐逸花等,是我国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名花之一。《礼记》中就有:“秋季之月,菊有黄花。”菊花不仅有华润多姿的外观、幽幽袭人的清香,更是“节义之花”、“君子之花”。

晚清文人王韬在《

风送爽之时,野菊花就开了,它不择土壤,不争肥水,在河岸沟坡,墙沿院落,到处闪烁着它们婀娜倩影,或匍匐或挺立,或并排拥抱着,在料峭的秋风中,在绚丽的秋阳下竞相绽放,村子的上空飘满了清香味儿的药香,沁人肺腑。“菊花须插满头归”,爱美的女孩子赏花归来,大多会选几枝菊花,插在头上,摇摇摆摆,风流散溢。抑或用清水小心地养起来,书桌、窗台,便有花影浮动,暗香满屋。

母亲也会采来许多菊花,未开放的花骨朵是做菊花茶的最好原料,有清肺润喉、提神醒脑之功效。开放的则做为食用,她做的菊花粥、菊花肉丝、调制的菊花凉菜,闻起来清香扑鼻,吃起来口齿生津。据说,喜欢“菊花火锅”的西太后慈禧,竟然命人在颐和园种植了三四千株菊花,常采鲜嫩花瓣食用。

每到秋冬之季,我的咽喉老上火,肿痛难忍。母亲知道后,就给我寄来一包她亲手制的菊花茶,还有一瓶土蜂蜜。拈几颗花蕾放入杯中,沸水冲下,菊花就像一把把杏黄色的伞,亭亭地张开,随意悬浮,姿态万千,茶香也随之氤氲开来。再加一勺蜂蜜,啜饮着微苦带甘的山菊花茶,感觉明目清心,精神焕发,喉痛也减轻了,全身充盈着一种愉悦的欣慰。

菊花的高洁品质,也为历代文人志士所喜爱。陶渊明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不为五斗米折腰,以菊喻人,甘于清贫,闲适淡远;“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以诗明志,读来振奋人心;婉约的李清照表达的则是一种孤独凄凉的心境:“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人淡如菊。现在,我就站在这烂漫的秋光中,抛开凡尘琐事,在菊的气息里徜徉,沏一杯热茶,静静地读书、看报、默默地享受这份简单与美好,心境也随之宽阔淡远起来。或者,也采来菊花,制成佳肴,送给我的儿女品尝,就像当年母亲送给我一样。



悠悠菊花情

◎乔兆军

招陈生

赏菊》中说花有三品:“曰神品、逸品、艳品,菊其兼者也。高尚其志,淡然不厌,傲霜有劲,近竹无俗态,复如处女幽人抱贞含素。”

菊花是秋天里灿烂的笑容,给世人一份简单的喜悦。在我的家乡,每当秋

过冬至

◎蒋绍斌

冬至,又称冬节,亚岁,是二十四节气之首,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风俗不尽相同。北方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谚语,再加上中医有“冬天进补,开春打虎”一说,所以一到冬至,北方人好吃饺子,喝羊汤。南方多好汤圆,吃狗肉。

古人云“家家糯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老家地处鄂东长江北岸,有冬至吃汤圆的习俗。汤圆的做法是:先把糯米浸湿晾干干粒粉,然后兑水揉成坨,取一小块,用大拇指压个小凹,根据个人喜好,在凹中添芝麻糊、白糖、酱菜等作馅,然后捏拢、搓圆。没在北方过冬至,也就不知冬至还备些什么。老家过冬至,除了吃汤圆,还要腌制肉品。老辈传下的

经验说,冬至腌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腊货,来年春季,吃起来才有风味!

冬至前几日,我给妻说天冷了,得给在老家的老娘添床新棉絮,让孩子们多穿厚衣啊!过冬至要问问老娘喜欢吃什么,备些汤圆,置些做腊货食材。妻说,棉絮打了二床,汤圆也做了些,问娘想吃些啥腊味,老人家还是那句旧话:“过冬至,鸡鸭鱼肉都是要买的,过年腊货是少不得的,不过买归买,可不许买多哦。”我听后,隔着电话笑了。小时家穷,母亲生了我们姐弟四个。父亲体弱多病,母亲为这个六口之家吃了不少苦。过冬至,为应节令,家家户户用地里红薯粉掺小量糯米粉做汤圆,腌些生产队抽冬塘分的鱼,斩个三五八两肉,加一只家养的鸡,腊货算是很丰盛了。冬

节一家人团坐一桌,吃着汤圆,团团圆圆,热闹又温馨!来年春节,用冬至腌好的腊货招待亲朋好友旧拜年客,算是最敬重的。我还记得过年吃炉子的情形。烧好的炉子,其实就砂锅里装上冬至腌制的腊货,或鱼或肉,外加粉丝、元宝(这时的汤圆要叫元宝的)、山药之类的配菜,热气腾腾的翻着汽泡。最勾人食欲。

去年冬至,是妻和孩子陪母亲过的。后来母亲对我说,你不回来,你媳妇变得不会过日子了,买东西又多又贵,冬至过的一点味都没有。我知道苦日子过惯的母亲这么说,一是怕儿媳“大手大脚”败了家,二是牵挂她的儿子,想儿子

冬野藏春

◎宋扬

冬的田野,反倒比秋时多出几分生命的色彩。

红的长萝卜露了半截粗壮的身体在外头,张扬着鲜艳的色彩。小叶胡萝卜则矜持了许多,把暗红的块茎紧埋在泥土深处。蚕豆花和红油菜花此时仅有的会开的花儿。蚕豆花羞涩地蜷缩在一起,有浅浅的粉色,永远只开在大片的蚕豆叶儿的底下,被覆盖,被遮挡。俯看只是成片的绿。红油菜顶着黄黄的小花。花儿并不舒展,试探着开了,零星星星的,似乎不急于如开春后那样火急火燎地绽放。青油菜青是懂得韬光养晦的智者,还不想在这个季节有所作为,只默默地把叶片往邻居家延伸。大家都这样想时,青青的油菜便失去了窝

距的概念。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于是,一大片的青油菜铺陈出碧绿的地毯。等到来年三月,定又是满地菜花流黄金。绿葱一排排笔直地挺立着,谁说不是宫廷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小葱自由得多,被随意点播在土地的角落,也如佛的千手,葱头唯一,无数葱叶乱举。那一丛佛手瓜(兔儿瓜)藤蔓缠绕着什么支架?原来是一棵小树。佛手瓜不是八月成熟吗?走进细看,还有嫩嫩的小果躲在叶子底下,真有兔嘴一样的外形。这可爱的小果是被八月遗弃的孤儿还是在十二月的寒夜里做逆生的精灵?这一佛手瓜从崛起的腰背在高楼夹缝里像踟躇着生命的兽脊。

我仿佛看到冬与一个城市的图腾。

城市的图腾是红的萝卜,是青的油菜,是绿的葱叶,是褐的土地,更是一锄一锄开荒的人们。

人们来了,放下手里的麻将,关掉聒噪的电视机。他们把目光聚焦于城市里这一小块已征用但尚未被开发的土地。薅去野草,捡走断砖,买来种子……一片荒置几年的宅基地也有了生命的气息。没有水,去附近的小河挑。无法蓄水,找废弃的浴缸、木桶。这片土地的老主人也来,也许只因放不下住了几十年的老家。来宅基地转转,种下一点蔬菜,就如同家还在这里。这片土地又多了一些新主人。大家用断砖拦出田界,共同开荒种地,相安无事。姗姗来迟的人在望

地兴叹后,奇迹般地在亩不开的混凝土上填土成田,居然也像模像样,自成体系。他们种下的生命种子正在一个城市的角落悄悄滋长。谁也不知道这片田野还能留存多久,也许,明年就将开进隆隆作响的挖掘机……

